

堅  
清 褚稼軒著

瓠集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堅瓠六集序

劉子政號博極羣書所奏七略有雜小說二家而推原其出於古之議官稗官乃余考其篇目雜昉於黃帝史孔甲盤孟而小說則有堯務成湯伊尹文鬻子說等篇若張平子所稱虞初九百又其後焉者也吾郡褚子稼軒好古多聞強識之士也所著堅瓠集次第鋟板流傳人間久矣茲復有全集之刻而乞其序於予褚子為吾友蒼書氏猶子蒼書言語妙天下業與諸公序作者之意及所以命名者揚榷無餘蘊矣余特取其有合於古之議官稗官以為將來志藝文者告焉或亦野史亭之一助云東海一老徐柯題於三十六百鈞臺

堅瓠六集卷之一目錄

翰林風月

東坡帶笠

春夢婆

董悅僦屋

錦城

西湖詞

小甘羅

詩贈幼妓

題柳

朋字未正

逸少聯句

解縉訴宰

鼓廟

聞蟬

員李幼穎

太公遇文王贊

頭插花枝

高明善對

山中宰相

格天閣頌

封厨娘

燒豬肉

乩贈客蘭沙

饒信經量

翠妃

袁長官女

金陵養閒

虞姬廟對

戲採堂

長鬚客

君山

題紙帳

却金亭

中流砥柱贊

藝祖屬猪

漢書下酒

小孩兒

于飛樂

讓墻基

山庄四樂

端明不愛錢

陸滄浪

謝蝴蝶

于少保口占

章劉友善

驛壁詩

滕王閣望湖亭

造洛陽橋

陶穀草制

未生保

間忙今

賦犬

詩媒

小九

趙松雪詞

佛印書壁

錢神論

李南金題像

張胡參禪

古今人相較

黃陵廟詩

堅瓠六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翰林風月

王梅溪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此歐陽公贈王介甫詩也。介甫不敢為退之。故答詩云。他日畧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第介甫與退之優劣。必有能辨者。人謂歐陽公此詩移贈蘇東坡。則贈者無失言。當者無愧色。

東坡帶笠

蘇子瞻在儋耳。聞黎子雲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後回遇雨。從農家借笠着。屐路旁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應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衣襦。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帶笠圖。

春夢婆

侯鯖錄。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隱詞也。餧婦年七十云。內翰

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為春夢婆。一日坡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因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董恢僦屋

山房隨筆。至元戊寅己卯間。江陵董恢居太原。任丁角酒稅副使。僦屋以居。賦詩云。白髮蒼蒼一腐儒。行無轍迹住無廬。鄧林萬頃青青木。肯為鶴鵠借一枝。○翠閣朱樓鎖掩扉。尋常燕子不能歸。落花吹汎東風面。遙遍芳簷無處依。

錦城

孟蜀後主景於羅城。多種芙蓉花。開時四十里如鋪錦繡。高下相照。張立作詩諷之。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景。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後朝政亂。立又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能以詩諷諫者矣。羣談採餘。作三國蜀後主誤。○天中記。後主景於成都城上種芙蓉。花開如錦。因名錦官城。一曰江山明媚如錦也。或曰錦官如銅宮鹽宮之類。范至能鎮成都有錦官集。少陵詩。花重錦官城。集中凡四見。蜀本作錦官城。

西湖詞

錢塘瞿宗吉。祐學博才贍。風致俊朗。作西湖四時望江南詞云。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鷗。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巒金粟富。芙蓉洲渚彩雲間。爽氣滿前山。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小甘羅

羣談採餘。溫州任道遜。年十歲。以善書貢入京。明英宗令書龍鳳二字。甚工。乃出對曰。九重殿上書龍鳳。對曰。百尺樓頭望斗牛。上喜。賜予甚厚。時朝臣某足成一詩云。年比甘羅少二週。山川毓秀出溫州。九重殿上書龍鳳。百尺樓頭望斗牛。金馬玉堂身已貴。青燈黃卷業還修。他時大展經綸手。重沐恩波拜冕旒。後仕至太常。

詩贈幼妓

崇安翁仲和。邁幼聰敏。博記能文。年十二。邑宰歐陽竦以對試之云。筭出鑽鑽天。邁應聲曰。草生釘釘地。宰大器之。郡守元暕以其幼不甚禮焉。扣之曰。小解元所讀何書。邁答白。無書不讀。日下所講者。詩之相鼠耳。知其譏已。疑其未能文也。逮宴復命。十二歲小妓乞詩。邁即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慚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

大稱賞。

題柳

浦城練葆光。亨甫年八歲侍伯父出遊。葆光以手搔頭。伯父戲之曰。猴悲摸索頭。葆光應聲曰。虎怒縱橫步。又指道旁松曰。喬松夭矯龍蛇勢。葆光曰。怪石巉巖虎豹形。年十四。以所業見王安石。王喜之。呼為小友。表除崇文館說書。從高遵裕西征。途中題詩云。靈州城下千株柳。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闕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

朋字未正

唐玄宗封泰山。劉晏年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曰。國瑞也。授太子正字。上戲之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晏坐貴妃膝上。親為總髮。宮人遺花投果。公卿邀請。旁午名振一時。一日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輒。命晏作詩。晏即吟曰。樓頭百戰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因命牙笏紋袍賜之。

逸少聯句

蘇州劉逸少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闡攜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二公召試之。與之聯句。畧不淹思。羅曰。無風烟焰直。劉曰。有月竹陰寒。羅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劉曰。風遞花香入酒樽。王曰。風雨江城暮。劉曰。波濤海寺秋。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劉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解大紳訴宰

解大紳縉七歲時。母孀居。苦於徭役。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  
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宰疑假手於人。復令賦堂下。  
小松縉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  
西難。宰大奇之。遂蠲其稅。○按縉第後。高皇親拔為庶吉士。日侍左右。特被寵眷。沈  
縉袁泰輩忌之者衆。高皇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論之歸。期以十年。後  
來朝當大用。乃知前詩好事者所為也。

鼓嘲

南史載高爽題鼓嘲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人神仙伊用昌夫婦咏鼓詞云。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謾。

聞蟬

吳興陸蒙老為晉陵宰。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讒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請陸咏之。陸即賦詩云。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向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蠟螂。其人愧悟。

員李幼穎

唐玄宗時。員俶年九歲。詞辯注射。坐人皆驚。帝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俶。豈有類若者。俶跪曰。臣舅子李泌年七歲。有書萬軸。覽過不忘。帝即召至。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駢材。靜若得意。說呼為小友。因賀帝得奇童。年九歲。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傳寫。人皆稱賞。

太公遇文王贊

王勃少能文。詞章蓋世。文中子命題太公遇文王贊。勃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

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 頭插花枝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攜見郡侯。時值賞春。侯與座客簪花。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插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戲老夫。

### 高明善對

瑞安高則誠。明少辯慧。善屬對。年六歲。父會客。明從桌邊竊食。客曰。今郎捷對。敢請試之曰。小兒不識道理。上桌偷食。明對曰。村人有甚文章。中場出對。客曰。細頸壺頭。敢向腰間出嘴。明日。平頭鑊子。却從肚裏生纏。及長。下筆成章。

### 山中宰相

寧宗朝。韓侂胄以定策功。進位太師。威權隆重。天子拱手而已。一日過南園山莊。趙師舉偕行。至東村別墅。桑麻掩映。雞犬相聞。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兩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舉呵曰。平章在此。牧童笑曰。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內平章。侂胄曰。宰相何人。奈未識荆童。曰。公如欲見。枉

駕草廬。至則竹籬茅舍。石磴籐床。屏間有二詩云。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污趙汝愚。羊質虎皮千載恥。民膏血脈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早買扁舟客五湖。定策微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愚幼主。彰聞惡德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胄勃然變色。方欲促駕。童曰。主人至矣。見一叟。龐眉鶴髮。深衣幅巾。扶筇而來。年可七八旬。態度閑雅。自稱袁處士。揖胄進曰。貴人光賚。有失祗迎。乞恕不恭。揖遜而坐。胄徐曰。屏間之詩。何人所作。處士答曰。老朽寫懷。不意見讓於貴人也。胄曰。軍國重事。誰敢私議。處士笑曰。太師挾振主之威。操不賞之權。羣小盈朝。國事日非。土崩瓦解。可立而待。雖欲建恢復之功。誠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愚意勢倒冰山。危如朝露。誠孔子所謂不在顙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太師其審圖之。胄面色如土。左右欲兵之。胄歎曰。真諒士也。扶而去之後。胄用師果無功效。未幾禍作。為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 格天閣頌

秦檜當國。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

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尤喜。即與改秩。

### 封厨娘

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高宗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落於水。屢網不獲。乃詢於俊。俊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說是候潮門陳宅厨娘破黃花魚腹中得之。高宗大悅。以為失物復得。二聖可還之兆。乃封厨娘。

### 燒猪肉

東坡喜食燒豬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一日為人竊食。坡至無矣。戲作詩曰。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又在黃岡時。戲作食肉詩云。淨洗鑄少着水。柴頭罨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大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東坡以文滑稽。而雲仙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觔。自晨煮至午。則曰。大候足矣。乃知坡老雖食肉。亦用故事。

### 乩贈密蘭沙

元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紫姑降筆云。刀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  
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屨竹杖任悠然。有  
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一作鶴在天。

饒信經量

理宗淳祐壬子。饒信行經量鄱陽。以邑庠置局。有題詩云。大成殿。下水漫漫。堂上盡  
是經量官。孔子回頭顧孟子。是你說出許多般。又有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  
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  
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嶺巖。雲  
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大地何須經理。  
萬取牛焉。○度宗咸淳甲子。又復經量湖南等處。時有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却把  
江南寸寸量。一寸縱教添一丈。也應不似舊封疆。與首集賦賈似道詩相似又有一剪梅詞云。宰  
相巍巍坐廟堂。說着經量。便要經量。那個臣僚上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  
守在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北久拋荒。好去經量。胡不經量。

宸湊內寵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宮。衣紫素妃者居綠英宮。飾綠翠能吟善書。尤被寵幸。宮四壁皆列巨鑑。光瑩精明。每與宴狎。鑑中諸影。妖媚百出。又于陽春書院疊石成山。掘地數十畝為大池。夏時芰荷芬馥。湊與諸妃盡日宴樂。宮娥靚妝綃衣。浮小畫艇歌采蓮曲。沿池蕩漾時摘花果。進以侑酒。翠妃嘗咏梅花云。繡鍼刺破紙糊窗。引透寒梅一線香。蝶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上東牆。甚為濠所賞。後事敗。翠妃為一知縣掠去。又有趣妃為舒國裳芬所得。

### 袁長官女

孫恪遊洛中。覩大第。叩扉。有女子摘萱草吟云。彼見是忘憂。我見同萱草。青山與白雲。方長我懷抱青衣曰。故袁長官女。求適人。恪遂納為室。治家有法。生二子。恪為南海經畧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袁氏欲至寺訪舊識。若熟其道徑。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寺舊物。齋罷。有猿數十。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造化幾湮沉。周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遂化為老猿躍樹而去。恪驚異。詢僧。僧悟為沙彌。時養一猿。高力士愛其黠慧。以束帛易之。獻上陽宮。安史之亂。不知所之。碧玉環乃胡人所施。繫於猿項者。

金陵養閒

張忠定詠少時謁陳圖南於華山。欲留同隱。圖南曰。他人不可留。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但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人家。專待君救。豈可不赴。贈以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散。亦須多謝鬚邊瘡。始皆不喻。後更鎮杭。瘡發於頂。遂自請得金陵醫治。

虞姬廟對

倪鴻寶元璫題上虞縣虞姬廟對聯云。今尚祀虞。漢世已無高后廟。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按光武時斥呂后而以文帝母薄太后配祀高帝。

戲綵堂

趙閱道朴致仕家居。子峴倅溫州迎以就養。作戲綵堂。閱道題詩堂中云。我憇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着朱衣勝彩衣。

長髯客

嘉靖初。吳縣殷秀才。嘗遇客道上。修髯過腹。餘髭垂兩頤。拂唇而下者。猶尺許。殷心念彼飲食作何狀。遂前揖之。因叩姓名。邀入酒肆。設饌對酌。客出袖中小銀鉤絡雙

耳而掛其鬚。食畢別去。殷特欲看其飲歟。初無意要結也。明年下第。自秣陵附商人舟南下。中流遇盜。皆跪伏不敢枝梧。盜忽問曰。舟中是殷秀才否。殷猝未應。睨視其人。即長髯客也。客大笑。握手請罪。邀入舟。供具甚豐。殷笑問銀鈎安在。今二美女捧出。以金卮送酒。酬勸再三。謝殷曰。此地不足久留。公行矣。悉還其刦物。以十束簾為贈。即揚帆去。客德殷復厚贈之。殷抵蘇。發柬內。皆精金。蓋刦他商物也。殷自是饒裕。入貲為郎。任光州丞。

### 君山

君山在澄江。春申君葬於此。故名。萬曆中。京山郝楚望敬為宰。鐫詩墓旁云。有客畫山贈我者。畫出君山江之野。謂我狂歌似楚人。慷慨為問春申君。此山舊是君封邑。山色猶疑君在日。楚客登臨憶楚山。丹青畫出請君看。我笑不言心自語。世事何勞更僕數。昔我飄零卧空谷。一朝天子開黃屋。十年淪落老江干。白首空嗟行路難。百歲如今已強半。五十無聞我豈歎。由來富貴水東流。詒謀何必定封侯。笑君秘計託紅粉。竊國無成身已剝。三千珠履安在哉。章華寥落祇空臺。只今黃山與黃水。貌君之名亦應悔。願將此山與君分。山上我題詩。山下君埋墳。滄桑異日有升沉。我詩君

骨總灰塵，千秋萬歲後，誰辨我與君。

題紙帳

永樂中胡克仁壽安為新昌令。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克仁性清介。不事奢侈。在官惟粗衣糲食。嘗題所眠紙帳云。紫絲步障最奢華。卧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

却金亭

正統間福建都司王勝。博學能文。廉介自持。出巡則齋食自隨。人呼為菜王。一日有千戶奉白金不受。命造亭衛北名却金。明年勝到亭題曰。每因心褊遭彈劾。四十年過不動心。匣內惟存三尺劍。囊中肯受四知金。平生節操何曾改。半點秋毫孰敢侵。今對此亭堪駐馬。仰天無愧發長吟。時海道副使李顯曰。孔子忍渴盜泉之水。曾子迴車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暮夜金不受義也。何必求聞於人。因題云。懷金相送獨能辭。高構華亭照路歧。不比當年胡刺史。胡成平生清節畏人知。

中流砥柱贊

中流砥柱贊云。此波不知東奔幾千百里。此柱不知中立幾千百世。非此波無以表

此柱之壯非此柱無以障此波之靡。其在人也。達而為抑。洪水驅猛獸之大禹。周公窮而為作春秋。距楊墨之孔子孟子。又達而為掃俗學。挽正傳之程子朱子。其不幸也。為二十四郡之所舌漁陽。三百年之風沙燕市。嗚呼。此其所以為中流砥柱也。歟。右贊見西園雜記中。語亦簡鍊可誦。惜不知何人所作。一云李西涯。一云楊邃庵。未知孰是。

藝祖屬猪

周附馬張永德好延方士。嘗有異人言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問誰。答曰。但覩紫黑色屬猪人。宜善待之。永德見藝祖勲位漸隆。識其英表。問其生年在亥。乃傾身親附。宋初以舊恩禮貌終。藝祖世莫之少替。潘紫南題陳圖南鼾睡圖云。甲馬營中紫氣高。屬猪人已着黃袍。此回天下都無事。可是山中睡得牢。指此也。

漢書下酒

宋蘇舜欽字子美好。飲酒豪放不羈。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斗酒為率。公疑。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击秦始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卮。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

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卮祁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 小孩兒

陳嶠字景山。暮年登第還鄉已耳順矣。嘗作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安老去何。後娶鄉里儒家女。合巹之夕。文士競集賦催妝詩。咸有枯楊生稊之諷。嶠自作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嶠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

### 于飛樂

錢某者。衣冠之後。年四十餘無室。後成婚有期。作于飛樂詞曰。年少疎狂北里平康。十年占斷風光似一場。春夢飲散高陽。如今休也。醉眼獨自悽惶。但古人有無錢斷酒。臨老剃度何妨。散花紅頂花帽作箇新郎。低頭失笑幾回浪子從良。

### 讓墻基

蜀楊尚書。玢致仕歸長安。舊居為人侵占。子弟欲白於官。以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韻語晨鐘。舒國裳芬在翰林日。其子數寄書云。鄰人歲占牆址不休。芬覽書題其尾云。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寸有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遂緘封却寄予誦其

詩謂父駕下。不能助己洩憤。遂棄其書。鄰人聞而覓得之。感其盛德。自毀其牆。任其築取。已而兩相讓。各得其平。相安如舊。與吾鄉楊仲舉事同。事見三集三公如此襟度。真八荒我闔。千古為侶。更何人已。畛畦足當一瞬。

### 山庄四樂

宋舒城李公麟作山庄四樂詩。桃李花開春雨晴。聲聲布穀迎村鳴。家家場頭酌酒觥。為告庄主東作興。黃犢先破東南村。一火雲蔽日。當空浮。田頭耨草汗欲流。綠竹人寂鳥聲休。暫來歇午乘清幽。山妻迷鉤扇遮頭。二黃雲萬里。秋有成。村村酒熟家家迎。割羊賽社人不醒。醉後鼓腹歌昇平。欣然同樂滿倉盈。三寒風十月。雪欲飛。居人木榻添紙幃。地爐活火酒頻煨。瓦盃不脫羊羔肥。醉來曲肱歌聲微。

### 端明不愛錢

司馬君實置獨樂園。春際草木秀茂。許人往觀游。人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至千而納於公。公曰。吾豈少此耶。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直亦不私其錢。

揚州陸滄浪狂士也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成京師，有楊果不果一清不清。朱安不安不安。朱寧不寧等語。寧知而執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陸正色曰：我實不醉。寧竟釋其罪。僅調邊方而去。時有投陸詩云：落魄當年老陸郎。智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復重來醉。狂裡如何更着狂。踰海踰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知檢點親經史。一榻清風舊草堂。或云即朱所作以復其諷已也。

### 謝蝴蝶

宋謝無逸工詩。吟蝴蝶二百首。人呼為謝蝴蝶。佳句如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又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專愛偷香。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李義山詩。蘆花惟有白。柳絮何能溫。終不如謝意深遠。後單菊坡有四絕云。暖入名園萬物芳。風情多半為春忙。偶然飛向花前遇惹得詩人訝竊香。○粉翅雙翻大有情。海棠庭院往來輕。當時只羨滕王巧。一段風流畫不成。○桃紅李白一番新。對舞花前亦可人。幾過東來又西去。片時遊遍滿園春。○從知嗜慾損天真。不道人間別有春。何似桃源千萬樹。却來相逐賣花人。

于少保口占

西園雜記。于少保遇難之時。從容口占一詩云。莊椿居士老婆婆。成就人間好事多。正統再更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超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長歎一聲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

章劉友善

章子厚與劉子先友善。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子厚。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閒人。東府西樞舊老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後契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子厚寄書言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之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驚馬難追騁。襄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子厚得書大喜。召為戶部侍郎。

驛壁詩

夢筆驛乃江淹舊居。姚金聲。宏題一絕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於此意。痴眠不讀一行書。建州崇安分水驛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烟雨裏。輕寒猶作養花天。又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驛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渡。宿處先尋無杜鵑。詩有風人遺

意惜不知作者姓氏也

### 滕王閣望湖亭

宋僧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裁。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  
滕王歌舞來。首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次句檻前楊柳亦後人所裁。三四句  
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惟有西山在矣。含蓄無窮。感慨係之。又蘇子瞻望湖亭詩  
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驚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  
化。開闔於俄頃之間。其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後人所作。皆不能及。

### 造洛陽橋

呂洞賓入我眉山採藥。著詩云。太乙宮前是我家。詩書萬卷作生涯。春風醉酒不歸  
去。落盡碧桃無限花。五百年後當遭雷厄。洞賓化青蛇隱於泉州蔡襄爐內。襄鎔爐  
讀書。一夕雷震。判官云。雷部速退。無驚宰相。天乃開霽。洞賓出揖曰。蒙君福蔭。謝以  
筆墨。泉人嘗譏襄曰。雨打哀難形。襄即曰。脚下有龍鱗。更高聲咷。驚起世間人。後  
登科。仁宗朝為學士。出守泉州。造洛陽橋。以洞賓筆墨為檄。使隸之海若而告之。隸  
歎曰。茫茫遠海。何所投檄。買酒酣飲。醉卧天涯。潮落而醒。則檄已易封矣。襄啟閱之。

惟一醋字裏曰。神示我矣。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水果三晝夜不進。其日正犯九良星。裏策馬當之曰。你是九良星。我是蔡端平。相逢不下馬。各自分前程。遂興作無忌。或上言擅聞官庫。裏謝恩詩云。得饒人處且須饒。曾借龍王三日潮。十萬貫錢常在世。我王恩在洛陽橋。上許之。橋成時人以詩頌之曰。疊石為橋與路通。惠安之北晉江東。幾時募化千家寶。一日緣成萬載功。五尺欄干遮巨浪。兩頭華表鎮危峯。往來無限行人口。日月齊休頌蔡公。

陶穀草制

玉堂嘉話。載陶穀范質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藝祖。由是薄之。然袖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自責矣。瞿宗吉香臺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識變遷。閒情猶到煮茶邊。可憐畫盡葫蘆樣。不與鸞膠續斷絃。

未生保

正德壬申流賊劉六輩大擾中原。直抵湖廣。有司籍民兵捍禦。率三丁抽一。名為驍勇。不盈其數。捶責里老。將不成丁者填報。又不已。僞以虛名註冊。曰未生保。以塞責。

各省皆然。楚城尤甚。金陵沈寶作詩曰。未生保。舊冊新供查對了。寧死只愁官打拷。一丁已作三丁報。誰為里正誰屯老。過堂官怪成丁少。丁丁研審盡同名。此理看來有難曉。抱屈含啼向官道。但恨兒孫生不早。大半成丁猶襁褓。在腹名為未生保。膏血不克官一飽。春草殞霜還殺草。前年民戶損七分。官廩何曾到流殍。嗟乎。國家養兵。歲糜廩祿鉅萬萬。至寇盜生發。則選民兵及調邊軍土軍。勦之而總領者弗能鈐制。任其劫掠屠戮。其害更甚於盜賊。今幸遇太平之世。又幸生蘇杭福地。當力行善事。以報答天恩。免亂離之苦。幸甚。

### 閒忙令

宋真宗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以張君房代筆。傳宣甚急。而張適醉倒樊樓。促之不醒。紫薇大窘。楊大年。錢希白。殘作閒忙令以詣之。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司監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薇失卻張君房。

### 賦犬

蹇齋瑣綴錄。坐客偶談有人好食犬。主人知其意。命賦犬詩。以鹽字為韻。客立就云。幾年辛苦伴虀鹽。長夜巡行護短簷。戀戀見人渾識舊。依依向主肯趨炎。卧從芳草

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向山中擒狡兔。拔毫製筆與君拈。主人喜殺犬食之。

詩媒

趙德麟喪偶。欲得善配。未有久之。有王氏老女未嫁。作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  
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見詩。遂求婚焉。人以為二十八  
字媒也。又明初王旬。字子宣。嘗作宮詞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  
風雲一作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會元俞友仁見而悅之曰。此其得意句。遂  
以妹妻之。與德麟事同。列朝詩選作黃鶴山樵王蒙襄。

小九

豫章洪玉父。炎黃山谷之甥。有侍兒小九。知書。能為玉父檢閱。甚愛之。嘗月夜攜登  
勝王閣。玉父賦詩云。桃花亂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為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  
裏看洪州。後因兵亂失之。玉父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  
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為將雙淚到南洲。已而玉父復尋得之。

趙松雪詞

趙松雪戲作小詞贈管夫人云。我儂兩個。忒然多情。譬如將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

箇我忽然歡喜呵。將他來一齊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圓再鍊再調和。重塑一箇你。再捏一箇我。那其間。那其間。我的身子裏有了你。你的身子裏有了我。

### 佛印書壁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佛印。戲命妓同卧。佛印醒而書壁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傳語翰林蘇學士。不曾彈動一條絃。

### 錢神論

楊升庵集。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畧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伊世。大傳茲也。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畧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謠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王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袁中郎讀錢神論詩。閒來偶讀錢神論。始識人情今益古。古時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勝阿父。李密庵先生詩云。孔方久已諧公論。孟姑新號自蒙古。舜跖而今總混名。子輿得時跨尼父。

○顧元慶簷曝偶談云。魯褒錢神論。世多以為然。鄙者至以兄呼之。殊可令人羞。若事錢如事兄。其於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幾何不相戕賊矣。稽其為用。直人役耳。不問艱險汙穢。清濁是非。轉化姦回。善如人意。蓋奴僕之超絕者也。古人以不言為高。太多為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羣趨之而不止。若復彰以兄名。其害將不勝言。名曰孔奴。於理為當。○或問伍容庵。云錢神亦有不靈時否。容庵曰。錢神是淫昏之鬼。遇貪邪則靈。遇廉正則死。死則不靈。

李南金題像

宋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自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裏風烟。如今各樣新粧束。典却清狂賣却顛。

張胡參禪

指歸集。宋狀元張九成告歸泉石。一日訪參喜禪師曰。汝來何故。九成曰。打死心頭火。特來參喜禪。師以言探之曰。緣何起得早。妻被別人眠。九成怒曰。無明真禿子焉。敢發此言。師慰之曰。輕輕撲一扇。爐中便起烟。九成慚愧不已。遂去髮為僧。號無垢子。大開禪宗。○桃燈集。異載明初白雲禪師。麗水人。道行高妙。將軍胡深常造之。曰。

滅却心頭火。特來參老禪。白雲續之曰。將軍來太早。妻伴別人眠。深怒欲刃之。白雲曰。心頭火未滅。畧撥便生烟。深媿謝白雲曰。若問前程事。古月下西川。後深果敗死。所云古月。指其姓也。與九成事同。

古今相較

西園雜記。今人於人之嚴肅難犯者。則稱之曰包龍圖。於人之清狷有守者。則稱之曰趙清獻。於人之秉禮嗜古者。則稱之曰假司馬溫公。吾吳則曰朱文公。於人之唆來扇去。言行反覆者。則目之曰湯恩退。吾吳則曰伯嚭。於人之瞞心昧己。挾詐欺人者。則目之曰賈似道。吾吳則曰秦檜。夫人立身於千載之前。而好惡定於千載之後。可不知所自處哉。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檜書于臨川守。魏遺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怒。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小相見之間。陸近作。陸誦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鶲鳩啼。小相入誦之。檜吟咏再四。即命入見。待之如初。

堅瓠六集卷之二目錄

清風明月

宴會老堂

身心俱閒

閒居同志

蔣子雲宮詞

范夫人

成句對語

咏老吏

天竺寺松

周草窗好睡

安榮美人行

隣舟行

買妾卧病

失婢詩

背面宮女

半截美人

趙一朋

贈長短句

臨安謠

附學

措置失宜

青蓋

吳仲和書壁

楊龜山廟

張章入相

朱張兩海運

起復損譽

文留兩相

周芝田

題風箏

譏射不中

項羽廟詩詞

甘露祖風

題村壁

吳履齋拜相

賀移鎮南昌啟

集福庵

楊黨題孔廟詩

馮蘭題扇

箕仙不可頻召

貞伯反嘲

吏娶娼

吏部三尚書

詩戒子孫

蔡京詞讖

鉢中片紙

林和靖書壁

涕泣女吳

作詩謬句

尋龍擒虎

給相門事

烟波釣叟

金國南遷

存誠詩

禳虎青詞

道人書壁

祝詞

賦燈

書門符

喪天真

幔亭仙



堅瓠六集卷之二

清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清風明月

經鋤雜志。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月不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即使人知此樂。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礙。雖欲賞之有不能者。然則閒居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為樂。是自生障礙也。

宴會老堂

歐陽永叔致仕居穎。趙叔平概居睢陽。來訪時。呂晦叔公著知穎。開宴。二公目為會老堂。永叔詩曰。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間人。紅芳已過鶯猶轉。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惟時舉白莫辭頻。南史傳云。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永叔文章固優。造語精緻如此。○聞

吳匏庵與某友善。同至韋蘇州廟。禱夢。夢韋公揖入中堂。見右扉開。轉左扉。上有句云。金馬玉堂三學士。覺而大喜。後匏庵聯登會狀。至禮部尚書。二人潦倒諸生。以為不驗。復至韋公廟。祈夢。夢至舊處。左扉已開。而右扉上有句云。清風明月兩間人。覺而始爽然自失。偶閱羣談採餘。知此二句乃永叔詩。

### 身心俱閒

羣談採餘。身間可以養氣。心間可以養神。身心俱閒。與道合真。韓退之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羣思百計不如閒。陶淵明曰。形迹憑化往。靈府獨常閒。朱晦翁曰。深源定是間中得。妙用原從樂處生。是閒一也。韓不如陶。陶不如朱。韓也放。陶也遠。陶也虛。朱也實。羅念庵洪先曰。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窓睡醒無他事。胎息間中有秘方。可謂通於閒之旨趣者。

### 閒居同志

鶴林玉露。自昔閒居之士。必有同志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村朱山人往還。其詩

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相近竹參差。相遇人不知。幽花欹滿徑。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則朱山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波自簸蕩。譙浪偏相宜。范野人者。亦可人之流也。○余謂五倫之中。惟友為莫逆。以志同則合。情睽則散。閒居無事。與二三知己晨集清談。焚香煮茗。或博或奕。小酌半醺。相送而別。其樂殆未可以他端易也。

### 蔣子雲宮詞

嘉靖臨御。久簡於視朝。日居西宮奉道。初用邵真人。繼用陶真人。官皆極品。后妃而下。法服以從。蔣子雲宮詞云。君王親著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寶光。夜半碧壇星月冷。九天仙樂下鸞鳳。離宮複道接蓬萊。雲繞千峯五色開。香輦無塵珠箔捲。後宮遙望從一作上陵回。小年遜入益珠宮。紫闈玲瓏十二重。日侍上真修法事。水晶盤捧玉芙蓉。碧殿瑤壇禮上清。桂花冲露浸銀屏。雙雙玉女扶青案。跪啟琅函諷道經。

范夫人

西園雜記新淦贛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楊東里過淦村塾。見案上對語一聯云。墨落杯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月照琉璃。問誰所對。學子不答。固詰之。乃曰。家母東里驚異。後朝廷欲選女學師。時文貞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中。數年。一日題老婦牧牛圖云。貴妃血濺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宣廟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為夫人。厚賚而遣歸。千古奇聞。明高皇平陳友諒。頓兵康山。軍士乏食。有一老嫗騎牛吹笛。傾家助米。高皇定鼎後。繪其圖。題前詩贈之。堯山堂作沈石田題牧牛圖。雪濤集作李西涯自題相業圖。未知孰是。

成句對語

昔人以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對一則仲父。再則仲父。偶閱萬姓統譜。毛弘為給事中。慷慨激烈。奏疏無虛日。英宗厭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語。以對仲父句。更為切當。弘字士廣。鄞縣人。天順丁丑進士。

咏老吏

劉後村咏十老。謂老僧。老道。老農。老醫。老巫。老吏。老妓。老儒。老將。老馬也。老吏詩云。

少諳刀筆老尤工。舊賞新條問更通。鬪智固應雄鷺輩。論年亦合作祖公。孫魁明有  
堪瞞處。包老嚴猶在套中。祇恐闖羅難抹過。錢鞭他日鬼臂紅。此詩痛快。錢鞭打鬼  
臂。乃章子厚語。移以用之。老吏奸譎。亦足以寒其膽也。

### 天竺寺松

蘇子瞻登天竺寺。佛印言窗前兩松。昨為大風吹折其一。老僧悵恨。成兩句云。龍枝  
已逐風來變。減卻虛窗半夜涼。子瞻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

### 周草窗好睡

癸辛雜識。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  
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簾懶惺眠。取簾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  
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窗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  
書已覺眉棱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  
也。老讀文書興已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  
詩也。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  
正詩也。余習慚成癖。每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

輒轉數四。後聞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言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非真知睡味者。未易語此。

### 安榮美人行

安榮坊李氏女者。少姣好。瞿宗吉嘗屬意焉。及長。委身為小吏妻。一日與宗吉邂逅於吳山。悽然感舊。邀宗吉歸。置酒叙話。宗吉為安榮美人行云。吳山山下安榮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天人謫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貌如蓮。學畫蛾眉揮彩筆。偷傳寫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鬢髮如雲眼光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銀盃沾翠袖。自言文史舊曾知。寫景題詩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不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雞竟相妬。當時目訖苑中花。今日翻成道旁樹。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溢水琵琶泣數行。相送出門留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詩。重與佳人嗟命薄。

### 隣舟行

太倉沈君烈。承應試南畿。夜宿江頭作隣舟行云。揚子江頭秋夜宿。人語喁喁眠不熟。知是隣舟促膝聲。起鑿蓬窗漏紅燭。燭下搖搖一女郎。二八嗟浮二九傍。半臂薄。

施無楊翼。搔頭斜墮不梳粧。上坐一嫗口無齒。下坐一翁鬚半紫。嫗似烟花舊主人。  
翁是江湖老商子。女郎側面坐中邊。鄉音相通意不然。疑詞欲答微挑髮。殘酒將拈  
又歛拳。衷腸吞吐聲嘈雜。荻尾嘶風隔萍葉。依稀耳屬半言清。寧及黃泉母作妾。其  
他曲折不能猜。使我彷徨中夜來。天下夢緣隨處安。世間幽恨幾人開。憐君未必君  
知覺。攬得無端癡淚落。鼓鳴解纜五更頭。明夜沙灘月蕭索。

買妾卧病

宋有士人買妾。既而卧病。汪彥章以詩譏之曰。但知瓊樹鬪清新。不道三彭接有神。處  
仲未聞開閣事。維摩空對問禪人。封侯燕領何妨瘦。伐性蛾眉却怕顰。從此空花埽除  
盡。定須嚼蠟向橫陳。○溫柔鄉裏事還新。便擬尊前賦洛神。定向中年多作惡。非干尤  
物解移人。莫愁阿鶯煩君嫁。且學西施為我釀。爭似農家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失婢詩

白樂天失婢詩云。宅院小牆卑。坊門帖榜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  
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惟有月明知。詩止罪已而不責婢為淫奔。用意良厚。末句  
尤深。所謂想應只在秋江上。蓋本此。劉禹錫和云。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分

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便覺描寫發露矣。

### 背面宮女

李伯時畫背面宮女。韓子蒼題詩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此用東坡續麗人行中語意。然不及坡之偉麗也。

### 半截美人

唐子畏題半截美人圖詩云。天姿嫋嫋十分嬌。可惜風流半截腰。却恨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不曾描。○誰家妙筆寫風流。寫到風流意便休。想是當年相見處。杏花村裏短牆頭。第一首羣談採餘作解縉詩。千般體態百般嬌。不畫全身畫半腰。下同。

### 趙十朋

王梅溪云。黃巖趙十朋賢士也。有詩云。四枚豚犬教知書。二頃良田儘有餘。魯酒三杯棋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疎。予亦有東臯二頃。兩子聞詩聞禮。皆學讀書。客至則奕棋飲酒。遂用趙君詩意成一絕云。薄有田園種斗升。兩兒傳授讀書燈。客來一局三杯酒。王十朋如趙十朋。

贈長短句

賈似道當國。行公田闢子兩法。民間苦之。錢塘葉太白。李上書力諫。且獻鈔式以代  
闢子。似道怒。黜流嶺南。及似道漳州之謫。李赦還。相值於途。李贈詞譏之曰。君來路。  
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闢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司戶。崖司戶。人生  
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雷崖事。丁謂貶寇準雷州。後丁謂  
亦貶崖州。李仕元至中書左丞。

臨安謠

嘉泰二年。臨安謠曰。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女妝尚假玉。因以假為賈。  
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後似道遭貶。人題壁譏之曰。去年  
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  
下休。吳循州謂履齊之貶。似道擠之也。

附學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增廣。明宣德四年。增廣亦有額。至景泰元  
年。照舊無額。成化三年。又額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夔

請於朝。因立附學焉。

措置失宜

靖康中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大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

青蓋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用皂蓋。而天府又復禁止。有外郡學士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士人供狀書一詩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為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禮而遣之。

吳仲和書壁

侯官吳仲和。鑄舉成化甲辰進士。宰揭陽。流寇陷治。謫南海衛幕。時陳白沙唱道東南。仲和往叩之。適送一闇帥出。遂投刺。陳以其衛幕也。竟拒之。仲和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蹟荒蕪。野鳥庭中獨自呼。欲向白沙問真處。越人曾笑楚人愚。復見壁間懸漁翁晒網圖。又題一絕云。扁舟一葉抵天涯。罷釣歸來晒晚霞。莫道水村兒女拙也。

曾梳洗插金花。書畢而去。白沙見詩悵恨。追之不及。

楊龜山廟

楊龜山廟祀在常州。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知之。行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辦香覓路拜龜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藓痕斑。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屋半間。黃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閒關。

張章入相

景德五年。張鄧公士遜與章郇公得象同入相。張時年七十五。後數歲西賊叛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交譖。張始引年除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曰。頴案當衙並命時。蒹葭衰朽倚璫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廷臣咸和焉。當時有人改鄧公詩云。頴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啼。聞者大哂。

宋張兩海運

明初朱張兩萬戶。以通海運功。為高皇所寵。詔賜印令自造用。富倍王室。及事敗死於京。有僧以詩弔之曰。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地花方笑。夢斷

燕山草正肥。敵國富米猶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祇有門前柳。依舊雙雙燕子飛。○湧幢小品。朱清張瑄太倉人。為元海運萬戶。後清瑄以事死。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治海漕。給所沒田宅。國初則朱壽張赫懷遠人。亦以海運功封侯。何兩人姓同功同乃爾耶。

起復捐譽

明初一少年官翰林。左遷竟浮沈中外。嘗作詩云。出門遇一嫗。黑瘦如老鴉。自謂廿年前。面色欺桃花。聞者憐之。嘉靖中一詞林以京考去官。養重山林者廿年。乙未東南用兵。嚴嵩欲收人望。乃起用之。瀕行一士餞詩云。已却烟花二十年。蓬頭跣足實堪憐。而今嫁作商人婦。又抱琵琶過別船。後竟捐名譽。世以殷深源比之。與戚庵漫筆弔唐荆川詩同意。

文留兩相

三衢留中齋。夢炎理宗甲辰大魁。廬陵文文山。天祥理宗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元為尚書。文山初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坷。乙亥義兵勤王。終以罔效。患難中倚之為重。雖名為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叔壺詩云。畱雪

蘇卿受苦辛。庾公甘作老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同受皇恩一樣人。中齋聞之。將物色羅織。羅亟歸而免。

周芝田

山房隨筆。浙中周芝田浪迹江湖。道冠野服。詩酒諧笑。略無拘檢。時出小戲以悅人。不知其能琴與詩也。遇琴則彈一二曲。適興則吟一二句。而不終篇賦石山雨竹云。淋漓滿腹藏春雨。突兀半拳生曉雲。又草香花落後。雲黑雨來時。琴詩云。膝上橫陳玉一枝。此音惟獨此心知。夜深斬送鶴先睡。彈到空山月落時。

題風箏

唐高駢鎮蜀。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跋扈。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詩以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来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移鎮渚宮。

譏射不中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命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以詩戲之曰。急風吹緩箭。弱臂馭強弓。欲高反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並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

公後太宗見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項羽廟詩詞

羣談採餘。項羽廟失火。有人題詩云。贏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闕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又宋咸淳年間。南劍州曹魯肅謁制帥李庭芝於淮。題詩項羽廟云。蓋世英雄力拔山。楚歌四面淚瀰濛。江東父老如相問。子弟八千無一還。謫言長語。一士題醉江月詞於項羽廟壁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疊。楚歌哄發。山川都姓劉矣。悲泣呼醒虞姬為伊死別。血刃飛花碎。霸業休休。雕不逝。英氣烏江流水古廟頽垣。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空翠。一名念奴嬌。一名百字令。語句雄壯。惜不知誰作。

甘露祖風

李衡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贈僧以方竹杖。方竹出大宛。李所珍也。及李再至。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李歎悅彌日。後張表臣在沿江攝幕。暇與同僚游甘露寺。偶題幕山溪詞於壁云。樓橫北固。盡日懨懨雨。欸乃數聲歌。但渺漠。

江上烟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疑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樓去。其僧俗且晴。愀然謂同僚曰。方泥一堵好壁。又被寫污了。張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非。聽如舊。張曰。恐尊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巧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 題村壁

山房隨筆。李邦美過句容村鄉。見酒肆粉壁明潔。題云。青裙白面。閒挑菜。茅舍竹籬疎見梅。未及後聯。店翁怒曰。此壁向為人塗污。我方新之。今爾又作俑也。遂不書。有客續至。問翁。翁悔之後。李又過。翁請足成。李笑取筆書云。春事隔年無信息。一聲啼鳥喚將來。往來觀者皆愛之。

### 吳履齋拜相

姚橘洲尹臨安時。吳履齋潛拜相。姚與諸客作啟賀之。推敲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紫極。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理宗開慶之變。履齋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詩云。來則非耶。抑是耶。綠堤何必更行沙。瑟當調處難膠柱。棋到危時見作家。

公論有誰能着腳。事機至此轉聾牙。不如疊嶂雙溪下。行對青山坐着花。言者附賈似道描畫彈劾貶循州而殂。饒州熊某以詩弔之曰。近來西北有干戈。獨立斜陽感慨多。雷為元城驅刦火。天胡丁謂活鯨波。九原難起先生問。萬世其如公論何。道過雕峯休插竹。想逢宗老續長歌。

賀移鎮南昌啟

元薛制機云。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用少陵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鳴鸞之舞。○又有除直秘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瑤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遊。依然江表。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詠。會稽山陰修禊事。又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羣賢畢至。

集福菴

蘇城集福庵。在尚書吳匏庵所居之北。知州施膚庵所居之西。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吳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施別業。施曰。何不送匏庵而送予也。有司述其言。施曰。吾獨不能為匏庵耶。亦辭不受。其庵

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既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一則曰。  
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且毛伍新聯姻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謠曰。  
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遲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噫人心不古。世道日漓。四公相  
去。奚啻天涯。

楊黨題孔廟詩

元楊煥然號闕西夫子。題孔子廟云。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闌。淵源自古  
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堅。竹簡不隨秦大冷。楷林高倚魯城寒。漂零踪跡千年後。無  
分東家記一簞。金黨懷英詩云。魯國遺踪隨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分曙霞。留  
影松牖回春月。轉光老檜曾沾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泰岱參  
天汾水長。懷英承安間人。工篆書。嘗書杏壇二字。列於祖庭。

馮蘭題扇

弘治中。學憲餘姚馮蘭。與同年侍郎嘉禾屠勲。相遇於錢塘。屠談往時與陳七修  
作東郎中訐奏事云。陳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尚未父繼而出。奕圖扇面索題。馮援筆曰。  
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默然。

箕仙不可頻召

七修類稿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  
雲窗童子燒松火。待我鸞輿下碧霄。請書名又書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  
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鉢早委馬嵬坡。○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  
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至。言情言貌。遂為所惑。懇一覩真  
形。以暢平生所慕。薄暮忽有婦人從空而下。生懼而驚走。明日方舉念。婦人又至。無  
時寧息。遂喪厥心。後遇道人。挽之遠遊。久而方絕。

貞伯反嘲

李西涯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每厄於科場。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  
或缺。竟不能中。貞志而沒。西涯絕嗣。雪濤小書云。兆先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  
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繼晷焚膏。詩讀書作誦秀才秀才。貞伯見之。即續書曰。今  
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以此占之。宜其不貴而早夭也。

吏娶娼

吳門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徹旦。隨犯事決配九江。與婦泣別登舟。盧梅坡作詩云。

昨夜笙歌燕畫樓。今朝忍淚送行舟。當時若嫁商人婦。無此江頭一段愁。

吏部三尚書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陸完坐宸濠黨。王瓊坐奸黨亂政。皆論死謫戍石文隱。瑤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曰。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詩戒子孫

楊州陳少卿亞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致政閒居。有華亭唳鶴一雙。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後死未幾。皆散落民間。

蔡京詞識

宣和遺事。蔡京卒前月餘。作西江月詞云。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一番成夢話。未幾卒可謂識也。

鉢中片紙

賈似道齋雲遊道人於西湖道堂。似道未至時。一婦人抱一子求齋。祇候與一分。持

以與子。乃頓子於齋堂桌上。復入求衛。衆慮似道將至。急取與之。而似道已至。衆叱之去。婦人抱子趨避小閣。遺糞桌上。不暇揩拭。用鉢盂蓋覆。俟似道展拜後除之。舉鉢不起。婦人亦不見。衆以白似道。命左右併力撤之。不可得。焚香設拜。鉢乃舉得片紙。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衆勉其退閒。而不知綿州之義。後遭貶。為鄭虎臣拉殺於漳州木綿巷。

林和靖書壁

林和靖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和靖嘗傲視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猶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蟹縮頭。此詩妬賢嫉能。可謂謔之虐也。聞者足以戒云。

涕泣女吳

林居漫錄。安肅鄭範溪洛有女。國色也。選郎蔣遵箴請娶之。鄭弗允。會鄭求總督宣大。江陵許之。而蔣託故不推。乃強委禽焉。曰。老先生欲掌北門之管。遵箴願補東床之缺。鄭不得已從之。于歸之日。鄭與夫人咸抱其女而泣。江陵聞之曰。範溪可謂涕泣而女於吳。聞者絕倒。

作詩謬句

元吾子行間居錄。晚宋作詩者多謬句。出游必曰策杖。門戶必曰柴扉。結句多以梅花為說。塵腐可厭。余因聚其事為一絕云。烹茶茅屋掩柴扉。雙聳吟肩更撲鬚。策杖逋仙山下去。騷人正是興來時。或可為作者戒也。按子行名衍。魯郡人。工篆隸。通音律。讀太玄經。號貞白居士。

尋龍擒虎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需上言。自來祈禱斷屠。只禁猪羊。今請并禁鵝鴨。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乎。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明成化中胡汝寧請禁食蝦蟆。時號蝦蟆給事。更堪作對也。○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行人。太學生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給相門事

林居漫錄。給事錢夢皋。四明相公沈一入幕賓也。一日飲相公酒。而山人某亦預焉。錢戲某曰。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人。山外遊人。某即應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

今之給事給相門事錢大慙。

烟波釣叟

張志和以漁為業。號烟波釣叟。東坡志和漁父詩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斜風細雨不須歸。

金國南遷

金國南遷後。浸弱不支。又遷睢陽。其後寧死於汴。不肯遷。元遺山詩云。桃李深宮二十年。更將顏色向誰憐。人生只合汴京死。金水河邊好墓田。

存誠詩

元晉陵蔣景裴。洵嘗誦存誠上人詩云。別後嘗遊滄海東。忽携詩卷到山中。立談數語飄然去。滿徑松花落午風。

穰虎青詞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禱禳之典。青詞未聯云。雖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蓋古詩有寅年足虎狼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

道人書壁

常熟有暴富者。方交易買田。一道人來乞食。富者怒其擾聒。呵出之道人書一絕於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癡。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

祝詞

黃耕叟太史夫人誕日。乃三月十四日。吳叔經祝壽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或謂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方見得十四日也。

賦燈

崇安宋子飛。翔年七歲。劉子翬命賦燈詩曰。耿耿照幽房。熒熒鶴焰長。昔年江上女。曾到乞餘光。劉奇之。紹興己未。登進士。

書門符

崑山歸元公。莊元旦書門符。左曰福壽。注曰南臺御史大夫。右曰平安。注曰北平都督僉事。○袁驛庵于令以荊州守罷歸。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大書門聯云。佛言不可說。不可詭。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喪天真

七修類稿。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途。予戲曰。衣者身之章。毋乃亵乎。

劉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恥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真也。不覺悚然。敬其言之不欺。後見乘崖集有寄陳搏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取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尚如此。則仕路之喪天真可知也。

慢亭仙

徐季暨弱冠有才華。倜傥好義。不能免仰塵俗。嘗遊白門會客長干寺。座有貴人。傲氣凌人。一座皆寂。季心不能平。語稍侵之。客有善季者。目憚季。季益憤。見於色。酒半。客有語留侯事。貴人瘖不發。季即席間草書留侯世家一通。筆勢飛舞。無一字漏誤。至椎擊博浪沙。停筆引滿擬貴人。貴人瞠目。仰屋而嘻。默然者良久。念無以加於季。乃從容及長安大老。季笑曰。是齷齪者何足汚吾耳。若欲以腐鼠嚇也。拂袖出門。不及呼其僕馬。時冬雪初晴。月起林際。向月而步。衣履沾濡。遙望白烟一縷。起叢薄。又里許。詣一高門。雙扉未闔。碧衣童子。獨枕門外。若有所俟。見季而笑。導之入堂。上列燭皎皎。一叟擁爐看書。起迎勞季。命童子為季更濕衣。擘鹿脯。奉酒一螺。酒甘冽。非常。叟曰。君子夜行良苦。季稱謝。叟曰。圯上納履事。亦解此意耶。季悚然。不覺避席。

叟即持向看書示季。正季所草書也。大駭拜伏。不敢仰視。叟挾之曰。已識子心矣。第飲毋多譚。益進果核大嚼。叟揮鐵如意笑曰。酒興方酣。可無侑席。以如意擊所坐繩牀。俄而香風襲人。素綃女子嫣然拜燈下。手執紅梅一枝。妖冶真國色。酒數行。叟顧謂季。佳客良夜。願留霏玉。以紅梅為題。季應聲曰。一自東風嫁海棠。全欺絳雪艷羣芳。火齊夜照疎鐘冷。瑟瑟朝翻綉幕香。素質豈堪流血淚。纖肌故遣襯紅裳。捲來衫袖燕支妬。惟有明霞映曉妝。又絕句六首。芙蓉不耐九秋霜。菡萏趨炎怯晚妝。爭似芳菲幹冰雪。忍教杜宇怨斜陽。玉盞酡顏夜未央。染成殷膩暈檀郎。多情錯認啼鶯淚。燃盡寒枝識暗香。的的丹砂綴玉房。為要神女漱雲漿。相逢月下驚嬌艷。不是江妃舊日妝。燒殘絳蠟裏明光。午夜輕寒擁鵠鵠。不向曉風貪結子。願將丹素對青皇。稜稜玉骨倚長廊。照眼橫斜月一方。聞道石家舒步障。珊瑚高處散清香。

玉華承恩紫臂囊。自憐愁態拂銀床。賜緋迎影開歡盤。不數姚家照殿黃。詩成杯酒未寒。叟掀髯稱賞曰。寸晷立成政。自難得。第不免少年氣耳。令素絹按拍歌之。每歌一首。輒浮一大白。觥籌既深。笑語方洽。視庭中月痕如初。時不移寸。談及修煉。則笑而不答。逡巡欲叩姓名。叟驩然笑曰。徐子仙骨已具。但元精未充。願以素綃奉侍。

君子不聞霍將軍之於宛若乎。季作色怒曰。頃聆元奧。實啟迷衷。杯酒初衝。未傾肺腑。何至以淫褻相加。向以叟為玉府清都之上品。以今觀之。直山魈野鬼伎倆耳。腰下恨少魚腸。以案上如意碎君之首。抵杯向地。聲硤然。叟及屋宇俱無所見。身坐長林下。曙色熹微。啼鳥在樹間而已。心惘然若夢。足藁然若曳。彷徨行里許。聞車馬喧馳。則其家人也。喜而慰問。相失已三日。此地去白門一百八十里。為雲陽道中矣。昨夜尋至句曲逆旅。有老叟寄緘。具言郎君在此。星馳而來。果相遇也。話叟形貌。即季所見。發其緘。題丁丑期我於幔亭之山。遂南歸。二年復入都。道出雲陽。季留意物色之。會直指使者過。車騎塞路。昇夫迂道。行見短垣。紅英耀眼。命停輿入。有紅梅玉幹扶疎。蔭畝許。時春暮。桃花落盡。此獨含滋吐色。芬芳馥郁。季心異之。徘徊其下。見廢址隱隱。頽壁半存。一村老策蹇來詢之。言是黃石公廢祠。於是駭然。肅衣冠而拜於草間。襟袖漬泥。低徊不忍去。同行者促之。乃行。自是棲心玄旨。深自韜晦。同人每夜半。聞季室中語琅琅。竊視異光滿室。且而叩之。笑不應。其秋下第歸。不復以功名為念。放情詩酒。丁丑以病酒卒。或言尸解。而託於酒也。沒十餘年。閩人請仙。大書季姓名。言為仙官。治武夷之慢亭山。留詩十餘首。有寒流瀉出松頭月。曉鶴飛殘嶺上雲。

殘碁屢換人間局。酒酒做添海上波。寂寂山腰間琥珀。年年洞口自桃花等句。閨人游於吳。因道其事。相契合。徐之蒼頭向隨季行者。直走雲陽。冀聞音響。杳無所見。紅梅亦不知所在。痛哭而返。

堅瓠六集卷二終

堅瓠六集卷之三目錄

少陵詩意

憂羹圖

潮鳴昔

瑤華洞仙

徐武功

張翰知幾

望夫石

戒殺女歌

遣妾追送

淬鐵

刑戒

燒梨賜泌

賢女廟

朱買臣廟

羞塚

董湯辭受

石曼卿詩

江心寺大

黃山谷奕碁

四傑

虞伯生像

七里灘壁間詞

朱夢得靜鎮

烏衣國

戎昱送妓詩

田家樂

勸農詩

退隱

白香山罷郡詩

山中宰相

題陶淵明像

車馬驚猜

溫公詞

廣寒遣客

紅香仙子

狐柳妖

劉山叟訪女

花樣不同

下第集句

人心難足

聽讒詩

朝鮮國人

楊誠齋詩

無名詩

詩意相似

觀潮

釘詩

四不出

登溷詩

萬回萬拜

王琪張亢

鴟且打鳳

姓伍相夷

羅江雞卵

地中飛來

儒匠

楊鑾詩

殘羊會客

衆鳥欣有託

草明堂赦文

貧家壁



堅鉞六集卷之三

清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少陵詩意

鶴林玉露。杜少陵詩。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鞚。與駿馬金鞍。同一遊。松床莞簟。與繡帷玉枕。同一寢。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人聞之。召僕至。以銀盃瓦盞各一。酌酒飲僕。問曰。酒佳乎。對曰。佳。曰。銀盃者佳乎。瓦盞者佳乎。對曰。皆佳。主人曰。盞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

夏羹圖

元人題夏羹圖詩云。婦人心計太奸深。冷飯殘羹值萬金。早識叔為天子貴。添鹽添醋也甘心。愚謂婦性慳吝。何足深責。而塵埃天子。物色實難。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顧以丘嫂羹盡輸釜之怨。而兄子信獨不侯。太上皇以為言。始封為羹頤侯。皇帝帶礪之詞。而遺怒之迹存焉。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羹之語乎。○考括地志。羹頤山在

嘉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潮鳴寺

山堂肆考。宋高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勒石潮鳴寺中。寺在杭州慶春門外。高宗南渡駐驛寺中。聞江濤聲以為金兵追至。駭之已而問知其故。遂賜潮鳴寺。

瑤華洞仙

洪武辛酉。福清林子羽鴻為將樂縣訓導。與客遊玉華洞。酒酣藉草而卧。夢入瑤華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入天葩軒。案有詩集。題曰霞光。女郎曰。嚴君階列地仙。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上帝御覽。妾見君詩數十首。至一烏鏡天淨。萬花潭雨香。與檄雨古壇。昊禮星寒殿。開之句。尤嚴君所稱賞也。因揮翰賦詩。留連而覺。翌日避客獨遊。夢徑宛然。石壁阻絕。潭深莫測。鴻書一詩投之。如炊黍許。見蠟箋浮出。上有詩云。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長想黛眉青。鴻覽畢。諷詠不置。循所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隨滅矣。子羽有記甚詳。則是張紅橋而外。又有此奇遇也。

徐武功

徐天全有貞自金齒回。放情山水日與耆俊遊樂。其遊靈巖山作水龍吟慢云。佳麗地是吾鄉。看東山更比西山好。有罨畫樓臺。金碧巖廊。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城。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世事幾多堪吊。香徑踪消。屢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歎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論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杯。便捱得到三更。乘月歸仙棹。詞藻駿發。意氣凌轢。至立朝經濟。隨試輒放。洵天才也。第於于忠肅事。不能免於公議云。

張翰知幾

晉張翰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見秋風忽起。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冷兮鱸正肥。三十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闊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尊鱸。謂翰度時不可為。飄然遠去。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

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為尊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又嘗見蟬精集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此過二詩而兼得之。惜不知誰作。

### 望夫石

湖廣武昌山有石。狀如人。相傳貞婦之夫遠征。妻攜其子登山望之。遂化為石。後人有詩曰。一上青山便化身。巍然翹首望江濱。古來節婦皆銷朽。獨爾不為泉下塵。王建詩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劉禹錫詩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為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年初望時。郭功甫詩云。杜鵑啼血春林碧。妾有離愁思今昔。上盡高山第一峰。日亂魂飛化為石。化為石可奈何。淚懸白露衣薜蘿。千古萬古望夫恨。一江秋水寒蟬多。漢家天子點征役。良人荷戈歸不得。此身未老將何從。不似山頭化為石。按望夫石在處有之。功甫一詩模寫殆盡。

### 戒殺女歌

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昨武昌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

一女過此則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多鯨夫。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不忍。率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嚁良久乃死。此風天下有數處。閩之建陽崇安尤甚。雖富家亦養二女為極。莆田周石梁戒殺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則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嚁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輕殺其女。荆釵與裾布。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散民間。萬姓當記取。

遣妾追送

元豐初。金人議地界。丞相韓王汝。鎮自樞密院承旨出。分畫將行。與愛妾劉氏飲宴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密知中批。步軍遣人般家追送之。王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王汝姻黨。寄詩戲之云。驃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天聽幸客携婉變。皇華何啻有光輝。王汝之詞。由此亦盛傳天下。

淬鐵

宋歐陽程。永州府營道人。少為郡吏。郡後有池。常淬鐵為戎器。名鐵作池。植亭其旁。

一日太守於吏牘間得副紙。記池亭之勝。有寒影倒吞凌漢樹。冷光高浴半天星之句。問知為程詩。大驚異之。與之金。使歸為學。登進士第。累官屯田員外郎。

### 刑戒

古語云。教笞不可廢於家。朴責不可弛於國。奴僕有犯除情重送官外。用小竹板朴之。勿腳踢亂打。而頭目腰背要害之處。尤當禁忌。百姓有犯除強盜人命外。用二號竹板責之。勿用夾棍極刑。如婦人不得已。止拶其手。勿決其鬚。呂叔簡有刑戒八章。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童生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曰五不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拶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憐不打。佳節良辰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與衙役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理衙門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仁人之言。性暴者宜書座右。

燒梨賜泌

唐肅宗眷愛李泌。以泌絕粒。每燒梨以賜之。一日與諸王夜坐。自燒二梨與泌。諸王戲奪之上。止之曰。先生不食穀。汝何為也。既而諸王請聯句。以為他年勝事。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岐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賢女廟

宋安軍賢女廟。蔡氏女也。父母初許適蕭氏。蕭貧。再許陳。又貧。復他許。女遂抱石投水死。鄉人立廟祀之。淳祐間。劉賢題詩悼之曰。贏得賢名萬古稱。痛憐此女太輕生。春風楊柳因誰舞。秋雨梧桐底事聲。髡鬢雲鬟拋岸久。依稀月魄浸潭明。何如約我桃源去。免使雙親淚眼盈。是夜夢女和其詩。覺而不能記憶矣。

朱買臣廟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宋朱謙之題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為歸來訖故妻。又採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羞塚

宋會稽郡守周卯題朱買臣婦羞塚云。當年一棄會稽侯。野墓烟蕪鎖別愁。惆悵不逢郎衣錦。至今粉骨尚含羞。又方孝孺題云。青草塘邊土一坵。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婦。自結糟糠合到頭。

董湯辭受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秦檜病篤。召參知政事董德元。僉樞密院事湯思退。至卧室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至左僕射侍御史。故古樂府云。相門深深夜不扃。百年恩重千金輕。二人辭受本同情。君王但賞辭金名。嗚呼。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孤立臣為朋。誰人更問胡邦衡。時胡銓兩論檜及思退。主和誤國之罪。言甚愴切。

石曼卿詩

文公語錄云。石曼卿題張氏園亭云。亭館連城敵謝家。四時園色闢明霞。窗遡西渭封侯竹。地接東隣隱士瓜。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縱遊會約無留事。醉待參橫落日斜。又籌筆驛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句極佳。曼卿為人豪放。胸

次極高。而詩乃方嚴縝密如此。樂意二句。宋儒謂形得浩然之氣。

江心寺大

張蘿峯孚敬弔江心寺火詩云。愁見中川皆赤土。却留雙塔自摩空。眼前殺盡千年景。江上無消半夜風。幻化物情今日極。浮沉天地有時窮。咸陽宮殿都休問。金谷銅駢也棘中。此作氣象。自與凡庸不同。

黃山谷奕碁

黃山谷奕碁呈任公漸詩云。偶因無事容休時。席上談兵象雨碁。心似蜘蛛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方萬里云。山谷前詩云。坐隱不知巖月樂。手談勝與俗人言。亦佳句。碧落枯枝。盡奕者用心忘身之態。至東坡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優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碁。不究此味也。

四傑

唐盧駱王楊四大家。作者聞之歎手。然猶互相譏謔。如賓王漢宮三十六。秦闕一百二。謂之算博士。盈州類取古人姓氏作句。號為點鬼簿。照隣多用金玉翡翠珠璣等。

字謂之陽翟大賈。四傑作尚如此。况今未造其藩籬者哉。

虞伯生像

吳江虞學家有邵庵三像。一素冠竹杖。一自書邈乎千載之贊。一歸休戴笠圖。自書四律。今道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皆不載。詩曰。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立來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山中欲雨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結屋相因依。掛巾石壁畫霧濛。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縫緝。隣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嬾更裁。欲及天清飧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莫問鄉人駟馬車。此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鶼羣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七里灘壁間詞

朱文公云。頃年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題詞刻石。拈出子陵懷仁輔義之語。以勵往來士大夫。為之摩娑太息。後舟過石不復存。或有惡聞而毀之也。獨一老僧能

誦其詞。為予道之。俾書之冊。詞曰。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挿釣竿寒。肯似林間賈。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馳驅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陳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或云此詞實先生所作也。

### 朱夢得靜鎮

耳新。信州朱夢得。寶符性耿介。有識量。崇禎戊辰。舟過小孤。風濤大作。汪千頃誦觀世音垂救。令朱亦誦。夢得謝不應。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以死生有數為言。頃之風定。整帆達禦兒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裡此心閒。厭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

### 烏衣國

漁隱叢話。王謝是二姓。王導謝安之族。所居名烏衣巷。或引劉斧摭遺所載。唐王謝居金陵。以航海為業。一日遇風舟破。謝附一板。抵一州。見翁媼着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宮內。見王坐殿上。王憐其才。以女妻之。因問女曰。此何國。女曰。烏衣國也。經月餘。謝思歸。王設宴於寶墨殿。以餞謝。命作詩。末句云。恨不此身生羽翼。王曰。不

能與君生羽翼。亦可與君誇煙霧。遂命取飛雲軒。乃墨檀轎子。令謝入其中。閉目少  
息。至家視之。見梁上雙燕。呢喃下視。乃悟所至燕子國也。至秋燕去。謝乃附詩繫燕。  
尾云。誤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獨憐才。雲軒一去無消息。淚洒春風幾百回。來春  
燕至。女答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只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  
雁飛。來春燕果不來。

戎昱送妓詩

戎昱刺浙郡。郡有妓。美艷善歌。昱鍾愛之。一日韓晉公召置籍中。昱作詩送之云。好  
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三兩聲。

田家樂

閒居筆記。有田家樂詞。一書云。沈石田作。其語雖俚。然有帝力何有於我之意。錄之。  
田家快活沒憂愁。門前稻子督成樓。主人遇客先呼酒。童僕達人便可留。雨落兒童  
拖草屨。晴乾嫂子戴烏兜。有時一曲纔堪聽。月子彎彎照九洲。田家快活沒嗟吁。數  
椽茅屋儘堪居。春養花蠻供衣服。夏日焚香檢道書。秋畜黃雞肥啄黍。冬春白米有  
盈餘。朋友歡招堪置酒。山餚野簌也相宜。田家快樂真不俗。況醉高歌自鼓腹。門前

雞犬亂紛紛。地上桑麻花碌碌。父慈子孝兩心寬。兄弟恭如手足。日高丈五睡正濃。占斷人間天上福。我見黎農三兩人。勾肩搭背嬉笑行。山歌拍手更相和。傍花隨柳過前村。我見黎農快活因。自說村居不厭貧。自有宅邊田數畝。不用低頭俯仰人。雖無柏葉珍珠酒。也有濁醪三五斗。雖無海錯美精餉。也有魚蝦供素口。雖無細果似榛松。也有芋蕷共菱藕。雖無麻菰與香菌。也有蔬菜與葱韭。雖無歌唱美女娘。也有村婦相伴守。雖無銀錢多積蓄。不少飯兮不少粥。雖無翠飾與金珠。也有尋常粗布服。煎鰯皮強似肉。樂有餘。自知足。不能琴。聽彈孝行也。賞心不能暮。五花六直慣能移。不能書。牛契田絲寫有餘。不能畫。印板故事滿壁掛。花朝節。年年賞花花不缺。花前不放酒杯歇。桃花盡盡開。菜花香又來。風雨時。高歌酌酒掩柴扉。牧童騎犢過村西。風吹箬笠橫。無腔笛韻清。月明夜。清光澹澹茅簷射。有餚無酒鄰家借。無板曲高歌。猜拳豁一壺。雪落天。江上漁翁釣罷還。大箱煨熱坐團圓。片片飄來不覺寒。四時快活容易過。飢來吃飯困來眠。米自舂。酒自做。紡棉花織大布。野菜餛飩似肉香。秧芽搭餅甜酒漿。炒豆鬆甜兒叫娘。有時車田跋小灘。烏背鯽魚大小有。軟骨新鮮真箇肥。勝似鱠魚與石首。杜洗穀。燶葫蘆。燶莧菜。糟落蘇。覅子青湯煮淡薑。葱花細

切炎田雞難比羔羊珍羞味時常也得口頭肥自說村居無限好。自有地段種瓜來。  
自種槐花染淡黃。自種紅花染紅襖。自有菜油能照讀。自有豆麥能登醬。自拉小園  
種細茶。不用掂觔與播雨。鄰家過說家務。不願小小貴。不願大大富。自有船。儘可渡。  
自有牛。不用僱。且喫葷。莫喫素。黃腳鷄鍋裏燒添些鹽。用些醋。買觔肉。掘筍和煨芋  
艿。前豆腐沈沈喫到日將暮。深缸湯軟草鋪。且留一宿到明朝。田家快樂真好過。

勸農詩

謝良齋有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旋添稅。田地深  
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菜勝栽花。閒非閒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  
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  
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值錢千萬。氣象雍泰。時不  
易逢。若彼旱潦相仍。飢餓憔悴。如聶夷中所云。甯不惻然乎。○王元章勸農詩云。雲  
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去歸遲。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余介翁和云。  
同井分田古意微。粗庸遺法亦凌遲。欲耕多是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

退隱

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以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唐僧靈巖奉酬韋丹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白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之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口為懷山之言。行為媚寵之計。古之人已然。何況今人哉。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歸去且得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軒冕乎。張垂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為張所禮。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張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者。嘗于驛壁間見題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非深得其味者。不能言也。

白香山罷郡詩

白樂天喜罷郡詩云。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為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散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是泥沙。久困仕宦。方味此詩之趣。真樂天哉。

山中宰相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人稱山中宰相。武帝往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屢聘不出。惟畫兩牛於壁。一牛散於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題陶淵明像

元節善之題陶淵明像云。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又貢泰父詩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明閩王典籍恭詩云。束帶何須見督郵。甯辭五斗便歸休。秋風幾度黃花酒。醉看飛鴻過石頭。彭學士華詩云。解組歸來雪鬚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甯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沈石田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五詩皆有韻致。

車馬驚猜

王荊公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中山。脫去世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任其外物去來。何

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芥蒂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寄心於遠。雖在人境。而車馬不能喧之。心有芥蒂。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溫公詞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群談採餘。又載錦堂春詞云。紅日邊邊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綵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總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廣寒邊客

順治乙酉楊維斗先生足樞隱居光福。詠梅花十二韻。和者甚衆。有女子自稱廣寒遷客。肩輿過門。亦投和章。急出詢之。已遠逝矣。其詩云。裁遍山中不記年。却於松竹有深緣。寒香和月來窗外。疎影因風到水邊。細雨微濛珠有淚。斜陽黯淡玉生烟。初無綠葉侵書幌。亦有紅英入硯田。曾向羅浮尋舊約。會從姑射見餘妍。千秋高潔凌瑤島。一片空明漾碧川。玉貌瘦來骨更冷。冰魂斷處夢初圓。心期澹靜孤婺節。標格

清癯處士禪。醉後漫將茶共喫。吟餘可與雪同咽。廣寒桂樹差堪侶。閬苑瓊枝未是仙。樓上乍驚吹笛韻。囊中猶剩買花錢。呼童折向幽房去。紙帳三更照獨眠。先生以名解元隱跡山中。宜廣寒仙子之下降也。

紅香仙子

一士召仙。有女鬼自稱紅香仙子。附乩作詞云。浙零零。一座芭蕉老。靜沉沉。一帶紗窗杳。惜離離。一陣鴻聲悄。思量往事。件件都非了。不甘心。小軸畫蛾眉。蟲也欺人。蛛網重相擾。展長天。難打相思稿。拂濃雲。難覓傳書鳥。闌重壞。難種忘憂草。酒杯頻勸。怎禁寬腸少。早知道癡意與癡心。總不相干。只是無情好。

狐柳妖

狐能幻化。往往變為女子。艷容巧慧。情愛惑人。楚士汪明遇曾遇之一。日泣別。贈詩云。鉛華久御向人間。相對鉛華更惄然。縱有青青今夜月。何因重照舊雲鬟。○柳妖贈別詩。仲冬二八是良時。江上多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思。

劉山叟訪女

後唐莊宗劉后。少因兵亂與父失。後貴寵。其父山叟負樂筐。詣宮門請見。時諸嬪

御爭以門第相高。后恥其家寒微。乃曰。我去家時。畧可記憶。我父不幸。死亂兵。我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於宮門。莊宗常於宮中。敝服携筐。裝劉山叟訪女。以為戲。

花樣不同

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人附火吟曰。學織錦綾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仝問之。答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下第集句

石曼卿下第。偶成集句曰。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可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到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久集絕句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人心難足

葵軒瑣記。有人心難足歌云。終日奔波只為飢。才教食足又思衣。衣食若還多充足。

洞房食冷使思妻。娶得妻來駕被煖。奈何送老恐無兒。有妻有子雙雙樂。終日思量屋舍低。起得高樓并大厦。又無官職受人欺。縣丞主簿皆嫌小。欲去朝中掛紫衣。人  
心似海何時滿。奈被閻羅下帖追。此言雖俚實切人情。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所作。詞意明切。

朝鮮國人

卓異。朝鮮國人。遇風飄至通州。有司館於守禦所。訊之。乃其國差出主試者。因作詩云。白浪滔滔水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風。此來若莽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中。又跡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後因進貢使之歸國。

楊誠齋詩

河圖三畫已剝却。堯典萬言猶欠着。向來潛聖天何言。六經非渠一手作。杏壇花下撥不開。天公更遣麒麟催。乾坤造化登青竹。洙泗光芒付綠苔。堂上書生真苦相。蠹

簡嚼穿渾不放。屋上架屋更屋上。後千萬年作何樣。華元夜登子反牀。華鎧晨趨孔子堂。當時浪說折骸骨。今日覃思雕肺腸。華君將身博凍餒。毛穎何罪終日忙。君不見老農驅牛耕隴頭。稻雲割盡牛亦休。毛穎為君禿盡髮。問君何時放渠歇。短檠青燈明復滅。詩話云。華鎧漢時秀才。作六經解。楊誠齋書長句於後。思致甚巧。末意黯然。○誠齋又有句云。書莫讀。詩莫吟。讀書兩眼枯見骨。吟詩個字嘔出心。人言讀書樂。人言吟詩好。口吻長作秋蟲聲。只令君瘦令君老。何如閉目坐齋房。下簾掃地自焚香。聽雨聽風都有味。健來即行倦即睡。句老而佳。

### 無名詩

群談採餘載。二詩云。浩如烟海積如山。紙上陳人呌不還。白首書生無事業。一生精力費窗間。○鄰壁啁啾誦學而。老人睡少聽移時。他年慎勿如張禹。帝問牀前謬不知。二詩句意俱好。又古潭詩云。詩書已後真多事。已矣洪蒙喚不回。荷蕡那知夫子意。夏苓曾笑伏羲來。先天一畫無餘卦。六籍千年有冷灰。豈是世間文字少。新編後傳逐年開。

### 詩意相似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以道作詩寓意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上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芳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

### 觀潮

崑山風俗。以八月十八日為潮生日。合邑往東門觀潮。弘治甲子。顧鼎臣觀潮詩云。海若鞭潮出海門。霆奔雪捲帶靈氛。六鰲駕撼三山動。萬馬聲傳百谷聞。應識更期人似玉。往觀誰使女如雲。傳巖舟楫真時用。康儕功成日未曛。乙丑大魁天下。

### 釘詩

丁大全面藍色。開慶己未。因招聯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西繆禹年作釘詩刺之云。頑鑛非銅鋼樣堅。寒坑纔熱便趨炎。千來撻打方成器。一得人拈即逞尖。不怕斧敲惟要入。全憑鑛引任教嫌。休言深久難抽拔。自有羊蹄與鐵鉗。大全見之大怒。配繆化州。後大全竄新州。為監押者。擣水死。

### 四不出

孔侍郎極朝回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廡事。叟烏衣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

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登溷詩

東軒筆記。程師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題詩于石。有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自點燈來之句。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登溷詩乎。

萬回萬拜

姑蘇筆記。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間詩云。建時可會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浚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浚乃晦翁曾孫。後元兵入建甯。浚被執不降。曰。豈有晦翁孫而失節者乎。遂自殺。

王琪張亢

渑水燕談錄。王琪張亢同在晏元獻幕。亢肥大。琪以太牢目之。琪瘦小。亢以獮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剝載。亢往督。琪曰。所謂八百里剝也。亢曰。未若三十年精矣。又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鷗且打鳳

今是堂手錄。杜大中自行伍為相。與物無情。函人呼為杜大蟲。雖妻有過。亦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其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見几間紙筆頗佳。因書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鶴之語。大中覺而見之。云。鶴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頃折而斃。

姓伍相弄

封氏間見錄。楊伯博任山南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朱某。婦姓伍。偶諸官婦會席。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回。朱聞之。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夫人云姓陸。主簿夫人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其餘夫人賴我不問。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朱大笑。曰。人各有姓。豈相弄耶。令婦復出主宴。

羅江雞卵

儒林公議。慶曆中。宋禧為侍御史。性廉介。乏才幹。時親事官謀。亂夜入禁中。幾致不測。既而擒獲。上驚悼。原飭宿衛。禧上言。請多市羅江犧狗。置內以備守禦。人傳以為笑。目為羅江御史。○林居漫錄。桐江宋應昌。有口才。好術數。巡撫東省時。倭寇朝鮮。警報旁午。宋檄登萊兩府。各收雞卵數十萬。俟倭乘舟來。我以卵擲之。舟滑。站立不

住。悉成擒矣。聞者傳以為笑。目為雞卵巡撫。內閣趙志皋獨奇之。擢為少司馬。總督  
征倭軍務。是以國事為戲也。禧與應昌二事畧同。恰又同姓。更奇。

池中飛來

揮麈錄。毛澤民受知於曾子。宣布子宣南遷。澤民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  
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賦詩。末句  
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和之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聞之笑云。豈非適從  
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耶。澤民大慙。不能舉首。

儒匠

有木匠頗知通文。自稱儒匠。嘗督工於道院。一道士戲曰。匠稱儒匠。君子儒。小人儒。  
匠遽應曰。人號道人。餓鬼道畜生道。

楊鑾詩

西清詩話。南唐楊鑾性詼諧。戲作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鑾。

殘羊會客

青箱雜記。彭齊未第時。常謁南豐宰。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廳。咥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待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為錄公。覽者絕倒。

衆鳥欣有托

中興間氣集。唐名妓李秀蘭。善滑稽。嘗與諸賢會烏程閑元寺。知河間府劉長卿。有陰疾。謂疝氣。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曰。衆鳥欣有托。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

草明堂赦文

山堂肆考。宋胡衛盧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江淮盡掃于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胡蘆。

貧家壁

清異錄。臨川李善甯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人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何從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接蠅牛。一名篆愁君。

堅瓠六集卷三終

堅瓠六集卷之四目錄

宣宗詩讖

用舍有命

留趙村

徐神翁詩

赤脚大仙

元順帝

日月並行

宋元帝像

續詩得官

四輔聯詩

詠雪

黃衣人

醉學士歌

金陵殿基

勲臣諧語

門貼福字

象鼻岩

好漢把門

順帝答詩

千里草

廣業堂

僧附舟

家字從豕

江東籤

預題一詩

河北童謡

命不如他

建文雲游

武廟凱歌

宣德對句

文班十玉

黃老白丁

兄弟友愛

東坡文集

王陽明幼穎

陽明遇仙

女鬼歌詞

六尺五尺

長年三老

三枯六婆

吟詩被遣

寫桂花

東道主

酒保

客作客支

鼻

丫頭

女客

垂角

滯貨

夫兄

布代

檀郎

鄉里夫妻

弄參軍

優伶子弟

惡客

骨董

儻儻

好漢漢子

藝員



堅瓠六集卷之四

清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宣宗詩識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踪為僧。一日遊方。遇黃蘖禪師。同觀瀑布。黃蘖咏一聯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下韻不接。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後竟踐大位。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世。寓內不靖。其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用舍有命

唐宣宗微行。盧渥遇於漒水逆旅。渥意貴人。歛身避之。帝呼與相見。自稱進士盧渥。帝袖其詩卷而去。後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又賈島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取島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慚。遂除島長江簿。溫庭筠亦遇宣宗於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三人皆遇宣宗。而用舍不一。雖云自取。天實為之也。○夢蕉詩話。孟浩然從王維入翰林院。適玄

宗至見之詢其所作誦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帝曰。卿自棄朕何棄卿。後孟貫見周世宗。詢其所作誦曰。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罪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一子皆不蒙錄用。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晚過其家。見紙屏題詩一聯云。龍帶晚烟歸洞府。雁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貴氣。遂召見與語。後擢致相位。

### 留趙村

隋煬帝時。術者言。睢陽有王氣。五百年當有天子興。後帝遣麻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三千金。乞護此城。叔謀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後五百年。宋藝祖以歸德節度使。起為天子。與留趙之名相符矣。

### 徐神翁詩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壯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解詩意。後避金人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停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望雲木中。有閣。歸然間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壁間有神翁前詩。在墨跡猶新。

赤脚大仙

宋真宗無子。嘗於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問諸真。唯赤腳大仙一笑。既而宮人李氏誕生仁宗。既生哭不止。真宗揭榜通衢。有能止太子啼哭者。厚賞之。有道士至闕。言能止兒啼。真宗召入。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哭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去之。禁中皆呼為赤腳仙人。初帝生時。李后榻下生靈芝四十二葉。後享國四十二年。民安物阜。天下稱治。每於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山東李庭臣。嘗見瓊管僉人。有持錦臂鸞鷟於市者。上織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庭臣以十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云。

元順帝

世傳元順帝為宋少帝顯子。明宗乞為子。文宗崩。得位。水東日記載詩云。皇宋第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名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甯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

之妻夜生予。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觀此則順帝為瀛國子無疑。但此詩沈石田為虞集作。而郎仁寶錢牧齋皆以為余應作。未知孰是。

日月並行

庚申君嘗召術士問國祚修短。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是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正戊申九月高皇兵克通州。庚申君聞報。率后妃太子夜半開建德門北去。而元遂亡。日月並行。乃明字隱語也。

宋元帝像

永樂間袁尚寶忠徹侍上看歷代帝皇像。看到宋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英武之主。至真宗而下則曰諸像清癯如今時太醫樣一般。一作皆是秀才皇帝看元世祖曰北人南相。至元列帝像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及順帝像則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袁不能對。乃備述於符臺外集。後賜老歸田得觀史傳。暨虞集第十六飛龍之詩。始知容貌之相類。果符文皇之言。

續詩得官

西園雜記。明高皇定鼎後。時微行以察民情。一日登某寺樓。值雨。倚檻賦詩曰。微微  
細雨灑班竹。陣陣輕風吹落花。吟數次。欲結之久未就。一士在旁續之曰。獨倚闌干  
閒眺望。乾坤都屬帝王家。高皇大喜。問其履歷。對曰。某下第舉人也。回宮。即勅吏部  
官以要職。以試官遺才。悉奪聘禮而罪之。

四輔聯詩

高皇遊西苑。命四輔官杜數龔數趙氏望李祐吳源侍宴。相與聯句。高皇首唱云。路  
盤龍虎肇豪英。杜云。五色卿雲炫日明。吳云。王氣瑩然垂景象。龔云。民風樂爾見昇  
平。趙云。山河百二金陵最。李云。宇宙千秋帝業成。高皇復云。暗憶六朝興替事。杜云。  
禎祥來盡又加禎。此見西園雜記。末句意不相屬。當用君臣交儆。以保有王業接第  
七句。便有虞廷君臣交相責勉氣象矣。

詠雪

高皇未嘗讀書。而操筆成章。野史載雪詩云。臘前三日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  
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基兆此矣。又嘗詠新雨云。片雲風駕雨

飛來頃刻憑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之治。即此可見。

黃衣人

洪武三年。中書右丞王溥奏稱。督採材木於建昌蛇古巖。見黃衣人歌曰。龍盤虎踞勢岝崿。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萬衆聳聽。請宣付史館。以彰符瑞。高皇以為不足信。視天書封禪者遠矣。

醉學士歌

高皇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為賦。召羣臣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鋪叙成章。詣東閣投獻。高皇親覽。評品高下。已而賜坐。勅大官進膳。內臣行觴。濂素寡飲。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頰。神氣逍遙。若行浮雲中。高皇笑曰。朕為卿賦醉歌。侍御捧黃綾案。高皇揮灑如飛。成楚詞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為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響透。泛瓊筭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蹠蹠。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甲午午時書。復命濂自述一詩。濂既醉。勉綴五韻。字不成行列。高皇命編修朱佑。重書以遺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見一時君臣契合。共

樂太平之盛。濂拜謝。高皇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彦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蕡云。

### 金陵殿基

高皇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已植檣水中。上嫌其逼。少徙於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與誠意視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謂燕王也。高皇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秦昌萬曆子。天啟崇禎弘光皆萬曆孫也。果符其識。

### 勲臣諧語

海內既平。高皇嚮意文士。諸勲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勲臣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云。士誠小人也。高皇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章而禍起矣。

### 門貼福字

高皇嘗於上元夜微行。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樂。乃畫一婦赤腳懷西瓜。衆譁然。高皇就觀。心已諭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腳也。於是使人以福字私貼守分之門。明日召軍士大戮其無福字者。蓋馬后淮西人故云。至今除夕猶以福字貼門。

象鼻巖

天台陶中立凱陪便殿。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云。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準照清流。君王玉輶催行駕。安得身閒伴白鷗。一日。高皇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高皇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高皇疑之。凱後致仕。自稱耐久道人。高皇曰。何自賤也。尋坐罪賜死。

好漢把門

孤樹袁談。南京孝陵城西。孫權墓在焉。當築城時。有司奏欲去之。高皇曰。孫權也是一好漢子。且留他來把門。遂得不毀。戒庵漫筆。鳳陽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如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

順帝答詩

至正二十二年。順帝一夕夢大豕決都城而覆。因禁軍民畜猪。比明兵至下林。順帝召百官議戰守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順帝歎息。即開建德門北去。駐應昌。高皇馳書開示禍福。順帝因答詩云。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旺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千里草

高皇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設孝陵衛於山下。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偶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憇於民家。問其姓名。曰董茂。聖意遂注。曰千里草。馬鹿所宜。即拜為千戶以典斯牧。子孫世掌所印。門牆每壞。官府為之修葺。

廣業堂

大學之制。廣業堂最在後。監生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滿背日。夜夜一頭霜之嘲。後有解嘲者。大書於壁曰。勲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聖

祖遺言在。有福兒郎到此堂。相傳高皇至廣業堂。見學制宏麗。歎曰。有福兒郎。應得居此。後居此堂者。多得魁選。躋貴要。

僧附舟

劉誠意基至京朝謁。一僧求附舟。時方作表。有句未就。多所沉思。僧曰。有何事在念。基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劉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笑語移日。別去。

家字從豕

高皇微行。見一民婦飼猪。上微笑。內豎誤以上悅此婦。及入宮。孝慈問。駕所經。內豎述其事。孝慈以金帛賜其夫。取婦侍上。上屢目之曰。此婦似曾見之。孝慈曰。即前日某街飼猪者。妾以聖情所悅。故令人侍。上笑曰。誤矣。我見此婦飼猪。因悟古人製字之意。家字從山從豕。言無豕不成家也。不覺有契於心。故笑。非為此婦也。厚賜遣歸。

江東籤

高皇初起兵渡江。偶爾挽折。見江東神廟石固秦人有木可伐。將伐之。廟祝言神籤頗靈。可問之。高皇從其請。得籤曰。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天生。

也須步步循規矩。遂不伐。明朝小史云。高皇怒其不許。乃取其訣。本送闕聖掌之。至今闕帝江東鑄。比本鑄訣更靈。

### 預題一詩

高皇欲文臣優禮武臣。一日將宴百官。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羣臣應制作詩。而武臣遂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羣臣知上意。皆謝不能。

### 河北童謡

河北童謡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洪武戊申六月。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鍛鐵初出於爐。有光三日乃止。

### 命不如他

高皇至太學。厨人進茶。稱旨。詔賜冠帶。一老生遂吟曰。十載寒窗下。何如一盞茶。上聞之。謂曰。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 建文雲游

宣德壬子。建文雲游至公安。宿蕭寺佛堂之左。頃一道者來。與帝不接一語。止堂之

右復一道者來晚帝而至西偏見先來道者因拊掌曰爾在此遂共坐夜漏將三鼓但聞語聲不知所言何事言罷繼之以泣晨起俱去帝悔未詢其故見地上遺紙有郭良梁中節字帝因作蕭寺黃冠夜泣詩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炷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間亡何一人復冠緇髮黃面皺多愁顏拊掌遽驚還歎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余腸繫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晨興往探詢其苦兩公蹤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宇數箇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臆水凍筆花寫不得

### 武廟凱歌

武宗嘗自易名為壽命所司給御馬監太監天字一號牙牌與之正德戊寅二月巡邊還文武官具陳詞以迎其文曰恭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負出類之奇才抱超羣之絕藝以聖賢之德專將相之權時因小醜跳梁遂率大軍征討深思遠慮後殿前驅陣方布於疆場賊已落於陷阱上以安乎社稷下以慰乎臣民操御之精湯武與之同烈戰攻之妙孫吳為之下風福及當年慶流後裔班師有待觀示無疆某等欲罄愚心同呈俚語詞曰曉來聽得平胡報工賈士農開口笑一鞭傾倒虎狼巢

萬騎踏平荆楚道。旌旗旋。邊奏繳。凱歌回。光九廟。將軍福力重如山。萬國干邦人倚靠。右調寄玉樓春。

宣德對句

永樂時。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自皇孫諸王及四夸朝使。以次擊射。太孫年十二。連發皆中。上喜。勞之曰。今日華萼畢集。朕出一對。汝輩對之。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喜。賜予甚厚。

文班十玉

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山王翹。泰和王直。並為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舊制。文班玉帶。不過五條。六卿罕腰玉者。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李少師東陽。焦芳王鑾二少傅。六部則家宰許進。司徒顧佐。宗伯李傑。司馬劉宇。司寇屠勲。司空李鍇。屠浦以吏書起復。兼左都御史。皆賜玉帶。文班遂至十玉。陸儼山云。李焦以吏書居內閣。許掌部事。屠兼左都。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

黃老白丁

舊制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劉文靖健欲示德。因修會典成一部。時陞學士者十人。又禮部尚書一時有六人。謝遷以禮書居內閣。張昇為禮書掌部事。元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并南京禮書王宗龜六人。崔起神樂觀道士。京師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志端疑此語出自翰林。乃對曰。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蓋倪進賢等五人成化戊戌萬安以私意選為庶吉士。在翰林未嘗讀書。館課詩文。一出人手。以故人共嗤之。

### 兄弟友愛

唐隴西馮用和二子長友仁。次友義。讀書明理。友義繼室。陳氏出也。兄弟睦若同母所生。陳氏分愛憎。屢肆長舌。一日謂用和曰。二子不知稼穡。可會治生。用和召二子諭曰。仁貿易天涯。義董治家事。仁卜日啟行。乃吟一絕別弟云。十里河橋蔓草青。片帆瞬息短長亭。不禁又作天涯客。愁覩郊原有鶴鵠。義亦吟云。手足分攜腸斷時。關山千里共相思。此行願促歸鞭早。莫待枝頭叫子規。仁經商數月歸。見弟甚歡。自是連年營獲。悉歸父篋。母欲分爨。仁泣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何忍析居。陳氏厲聲曰。汝私藏不分。必欲困乏其弟也。義泣諫不從。仁知不可奪。乃罄身逃去。題詩壁上云。

呼號三諫信言難。義利分明一念間。莫謂求名沽世譽。清風千古首陽山。義見詩鳴咽。偏訪無踪數日仁。又寄一詩云。義心既重利心輕。分與何乖手足情。糗飯自飴虞舜樂。採薇獨守伯夷清。析居不忍從親令。退避甘當矯世名。賢弟晨昏勤定省。莫因流落念而兄。義愈感傷踵韻和云。勢利鴻毛眼底輕。異居忍背雁行情。薛包讓德千年烈。太伯存仁萬古清。棄禮亂倫趨薄俗。分門割戶總浮名。懸懸早發歸家念。並奏墳墓樂。弟兄義思之。至忘寢食。徒步尋覓。得於華山白雲庵。見兄泣拜。百計勸解。仁曰。父母恩同天地。吾負罪在逃。本非矯世。亦望親心感悟耳。始歸用和知二子義讓深咎陳氏。陳氏曰。友仁恐發私藏。盍檢點之。用和搜其篋笥。皆書卷無他物也。用和悔悟。陳氏亦感化焉。

東坡文集

鏡古錄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東坡文集出城。為聞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乃陰縱之。

王陽明幼穎

王陽明守仁字伯安。年十一時。過金山寺。海日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益奇。

陽明遇仙

王伯安初授刑部主事。博學有文。好談神仙。後改兵部。正德丁卯抗疏救言官戴銑等。忤瑾拜杖。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憩勝果寺。夢使者持書二緘。啟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二句并伍員名。一畫水上覆一舟。題屈平字。覺而未喻。越三日。有二軍校至。言有旨賜汝死。伯安告校曰。少緩須臾。留詩於世。乃以紙展几上。題二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致此意何如。身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一作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聽濤聲泣子胥。敢將世道一身擔。顯被生刑萬死甘。滿腹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慚。涓流歸海今真見。片雪填溝舊亦談。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竒男。更有告終詞一篇。不錄。二校縛至江

邊投於水。伯安初入水。即得覆舟。負之不溺。凡七晝夜。所見皆如夢中。舟偶及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致此。解縛登岸。伯安拜謝。且問老人此是何處。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欲老人送至福建。老人曰。此去福建尚遠。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昇之共往。不半日。已至廣信矣。詣一僧寺。僧聞其名。延歎甚恭。伯安囑僧先飯四卒。且請老人來。僧覓之。皆不見。詢之。知自岸至此。頃刻已千里。始信為神祐也。食罷。僧達郡邑。皆館穀之。遂赴龍場。瑾敗。陞廬陵知縣。仕至贛州巡撫。以討宸濠功。封新建伯。○西樵野記云。伯安題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掖以行。須臾至一洞口。捲珊瑚簾。有二叟對奕。騁從女樂。及明珠白璧。皆平生所未覩。與叟對奕聯句。浹旬而別。入武夷山。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把清尊對夕曛。

### 女鬼歌詞

吳中舊事。雍熙寺中月夜。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浣溪紗詞。且歌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好事者錄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

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士子慕容巖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作。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巖卿悲歎曰。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

六尺五尺

焦氏筆乘。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論語託六尺之孤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春風堂隨筆。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與焦說小異。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長年三老

賓退錄。陸放翁入蜀記。載其父入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上聲。按少陵詩。長年三老歌聲裏。及長年三老遙憐汝。則是唐已言之矣。○按蔡夢弼云。峽中以舟師為長年。舵工為三老。鼠璞云。海壩以篙師為長年。今古詩話。川陝以篙手為三老。輟耕錄。海舶中

以司枕者曰大翁。摠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今吳中謂之駕長。

### 三姑六婆

輒耕錄。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按卦姑。今看水碗。是烏龜算命之類。師婆。即女巫也。藥婆。今捉牙虫賣安胎。墮胎藥之類。但虔婆未知何所指。魏仲雪釋西廂。亦不載。後見沈留侯年伯稱號篇方言。謂賊為虔。虔婆猶言賊婆也。人家有此必為奸盜之招。故比之三刑六害。不許入門。

### 吟詩被遣

洪武間。臨安錢宰被徵至京。纂修尚書。會選孟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鼇鼇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志。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燕畢。帝進諸儒諭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 寫桂花

瞿宗吉。少不為父所知。鄉人章彥復自福建檢校回。瞿翁設鷄酒待之。宗吉年十四。自學舍歸。彥復指鷄為題。宗吉應聲云。處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稱賞。手寫桂花一枝。題詩其上。瞿君有子早能詩。

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贈之猩翁遂構傳桂堂。

東道主

世稱主人為東道者。蓋本鄭人謂秦益舍鄭以為東道主。以鄭在秦之東也。又王僧辨討侯景。晉州刺史魯廣達出境迎接。資奉軍備。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又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他日又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又彭寵反。朱浮對光武曰。大王倚彭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唐鄭餘慶為嶺南節度。與羅讓善。鄭還朝。薦讓。讓至謁鄭。鄭指讓語座客曰。此吾南道主人。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人之說耳。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南道主者。

酒保

鶻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酒保之名始見於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為庖宰也。

客作客支

吾鄉罵奴曰客作。曰客猪。初不省其義。讀西京雜記。康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書籍。

衡乃與客作。得書偏讀之。又魏畧焦光饑。則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乃知俗語所自。客豬無所出。偶見山東州縣冊籍。土著人丁之外。另有客支一項。謂客居附籍者。疑誤而為客豬也。

### 鼻

余氏辨林。吳俗諱奴為鼻。解者曰。粧門面耳。或曰象鼻能觸人。猪鼻善掘地。義取事云。皆臆說也。按契丹罵漢兒。作十里鼻。猶言奴僕也。目奴為鼻。當起於此。

### 了頭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了頭。言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所謂偏髻茅也。劉賓客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為白香山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 女客

桐薪。吳俗稱婦人為女客。蓋有自來。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

### 乖角

俗美聰慧小兒曰乖角。菽園雜記。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角。于兵部奏內常用之。

然未見所出。宋朱或可談載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為乖角。七修類纂。乖角不曉事意。引韓退之親朋頓乖角為證。古與今意正相反。未識何故。

### 滯貨

閔耕餘錄。俗謂不合時宜者曰滯貨。出世說註。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安問其歸資。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士庶競慕。價增數倍。俗作遲貨。

### 夫兄

容齋三筆。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奉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熙及還家賽願。子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玉篇。叔字音中。注云。夫之兄也。然於訓義不若前語。按五代史補。李濤弟澣。娶婦竇氏。出參濤答拜。澣曰。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則是唐末已有此稱。容齋謂書無所載。豈以稗官小說為不足徵信耶。○叔字。搜採異聞錄。作公字。

### 布代

潛居錄。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昇布代之。至今吳中謂贅婿為布代。又猗覺察。世稱贅婿為布袋。謂如身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而絕。不肯出嫁。招婿以補其世代。俗又呼補代為野猫。謂卿妻而去也。疑作野冒。即補代之意。

### 檀郎

顧茂倫有孝曰。詩詞中多用檀郎字。不知所謂。解者曰。檀喻其香也。後閔曾謙益李長吉詩註云。潘安小字檀奴。故婦人呼所歡為檀郎。然未知何據。

### 鄉里夫妻

俗語曰。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西溪叢話云。古人稱妻曰鄉里。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 弄參軍

復齋漫錄。薛能贈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飛一作似雪。女兒弦管弄參軍。又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升。為房州參軍。景為

屋壁記畧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若人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為其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為之。以資玩笑。况真為者乎。宜為人之輕視而狎侮也。按段安節樂府雜錄。戲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職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掾。唐開元中。有李仙鵠善此戲。明年特授韶州司正參軍。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謫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俳優弄參軍。○戲瑕。唐肅宗謫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入掖庭。因隸樂工。今為參軍之戲。公主諫以為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因話錄所載甚詳。薛能詩可證女優粧束矣。輟耕錄直以參軍為後世副淨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參軍也。豈必副淨為之哉。

優伶子弟

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者。樂記註謂俳優雜戲如獮猴之狀。乃知生。狃也。猩猩也。旦。狃也。狃狃也。莊子援狃狃以為雌。淨。狃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狃也。廣韻犬性驕。

謂俳優如四獸。所謂擾雜子女也。未。猶未厥之未外。猶員外之外。○胡氏筆叢。凡傳奇以戲為稱。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悠謬而無根。其名欲顛倒而無實。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未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悠謬其事也。由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惡客

留青日札。黃山谷以不飲酒者為惡客。故云。破邪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間携惡客來。元次山亦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小酣。蓋以敗人清興故也。○羣碎錄。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復以痛飲者為惡客。

骨董

留青日札。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盆中。蓋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晦庵語類。作汨董。今稱古董。○又稱

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唐天寶初。玄宗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甘泉賦。有骨  
懂雖短。技藝能長。則又當為骨懂矣。

僂儻

樓羅幹事之稱。蘇鶚演義曰。人能樓攬羅綰。謂之樓羅。樓字從手作樓。爾雅云。樓聚  
也。義通。但酉陽雜俎。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儉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  
故有樓羅之號。然梁元帝風入松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  
會人着。及南史項歡傳。蹲夷之儀。樓羅之辨。則知樓羅之言。非始於唐。又談苑載朱  
貞白詩。有太樓羅。並用樓羅字。惟五代史。漢劉銖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  
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儻兒矣。鶴林玉露。僂羅俗言猾也。歐公五代史。  
間書俗語甚奇。○湘烟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  
勅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士抱闌。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唇。  
以驗其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

好漢漢子

詢葛錄。漢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空墮殞罷極。聞漢兵莫不畏者。稱為漢

兒。又曰好漢。○老學庵筆記。今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

嘉苴

今人謂人作事不中道理者。曰嘉苴。嘉即假切。苴音鮓。黃山谷集。嘉苴。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不循軌轍者。曰川嘉苴。考韻書。無嘉苴。有嘉旌。嘉盧下切。讀作喇。瘥除瓦切音鮓。

堅瓠六集卷四終